

章 衣 萍 的 情 書 姻 緣

胡 耐 安

傷 透 了 天 下 父 母 心

「情書一束」：雖說祇是一本小書，祇不過大約十來萬字的小書；在四十年前，那干衛道之士的心目中；不免疾首痛心的指責這本小書，認為流禍所及，着實是不知損蝕了多少青年男女的心靈？真個：正當春情發育期的青年男女，尤其是身在充滿色情氛圍的都市，如上海那樣的都市裏；這本書實在是一本「不應有」，當然更是「不應讀」的書。怎奈！世論渾渾，人欲逐逐裏，這本書，幾乎又成爲青年男女人手一冊的「必讀書」，因因果果，也就不免傷透了許許多多「天下父母心」。

我爲此，雖然不像那干衛道之士輩的疾首痛心，却覺得什麼書不好寫，又何必冒天下的大不韙來寫這樣的書？曾經痛痛快快的數說過寫情書一束的章衣萍一頓；也可以說是我有生以來最不客氣對友好輩的一頓說話。好在，對方他知道我是存心規過勸善，所以他也絕不文過飾非；他直

承他寫作那本書的初意，最大目的在救窮，是在賺錢。他說：他曾經寫過也譯過幾本頗爲「正經」的書；結果是書店不肯收受，自己印行又苦無本錢。他說：他想起桓溫「流芳遺臭」的話；正經書既沒人愛，轉不若寫正經人所不肯寫所不屑寫的東西。加上：那時張競生博士的「性史」，又是一時風行的洛陽紙貴；真個祇要有井水處便有性史，有識字人的地方，就知道有張競生其人。因此，我章衣萍靈機觸動，便不惜任人肆意的唾罵；動手寫起「情書一束」來。果然，一經問世，時下風行；也許在名利雙收後，不免衾影增慚；無奈既成事實，祇得抱着「笑罵任人笑罵，名利我自得之」的態度；固然，此名之所以爲名，說來要不禁面紅耳赤的。可是，自此以後，他章衣萍所寫所譯的東西，却不像從前不受書店的歡迎；而且，還有「時下名流」輩勉強我和他共同署名於他所寫所譯的東西之上；世事悠悠，人事無極；我不注視現實，我便爲現實所淘汰了。這一段話，雖說事隔三十多年，還深深的印在我的腦

際，一個頎長的漢子，滿面羞愧無地似的告訴我，他寫那「情書一束」的慘痛經過。從而，我對章衣萍，不祇不鄙而惡之，而且更親而近之；其實，與其結交一個僞君子做朋友，毋寧結交一個真小人做朋友。何況，衣萍仍舊不失其讀書人本色，絕不似一般衛道之士所目爲「桀紂之惡如其甚」的章衣萍。

衣萍的樸實，衣萍的天真；正如他所說，他明知「情書一束」會成爲他畢生的玷污；他所以不肯化一個假名，像魯迅那樣的東一個筆名西一個筆名隱藏在黑暗處放人冷箭；射中的是「人皆欲殺」的人，便揭開面具以英雄姿態出現於世；反之，就匿跡遁形的不讓人知曉。這便是衣萍的可愛處，亦即衣萍甘願擔受有心作惡，甘承罪愆之大無畏勇氣的表現處。

知 恥 近 乎 勇 的 書 生

算來：衣萍之死，忽忽已是三十來年——好在「情書一束」，亦已「人亡政息」；其實，早

在衣萍生前，這本書就已不大爲人所注視。記得在抗戰中期：我和衣萍在成都會面，他告訴我「情書一束」的銷路已大不如前；他又一再再四的說，這是他引爲快慰的事。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章衣萍仍舊不失爲一個知恥近勇的讀書人。

實在的：「情書一束」，說來也不過爾爾；所謂「誨淫」的事蹟，又何嘗能和「從前」的那類「禁書」相媲美？就說現在；那本名叫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」的「洋書」，和我們自己不勝枚舉的描寫「不正常之兩性」什麼的「國寶」；其間所繪摹的影、聲，所突露的情、節，所捏造的東東西西；情景逼真，又何嘗不是真個的呼之欲出？又何嘗不是「禮教」與「法理」之所不應有？衡量比照，又豈是「情書一束」所可仰望於萬一？「情書一束」罪在不當其地，不當其時；假定換一個「外國人」來寫，頂好是美國朋友來寫；金賽博士（Dr. Kinsey）可不比張競生博士要「冠冕堂皇」的多？當然，還須注意着時代的契機；再事假定情書一束或性史，遲延至現代的而今問世；是不是該得另作別論。讀其書，論其世，識其人，談情書一束後，該得一談章衣萍其人。

情書姻緣文壇聞人

章衣萍：籍貫徽州，早年就讀北京大學；他在大學時代，就喜歡拈花惹草。關於「情書一束」的資料，據說就有多半是他自己躬親體驗的真實資料；他和他夫人（吳曙天）的結合，便是這些情書的所促成。因爲父兄的商業失敗，他沒有

在北大畢業，就到了全國唯一大埠的上海，拜訪他們的「朝奉」鄉親；凍奔西走，爲衣食而忙碌。怎奈，他既不能操籌運算，又不曾握盈掌實；辛勞年年，無非爲他人作嫁衣裳而已。眼見長此下去，終非了局，便運用心思從事寫作；不料寫出來的東西，自己讀來，好像是投地可作金石聲響；可是，送到書店的編輯人那裏，却在不大適合時宜難計銷售的算計下原稿退還。如此的一稿兩稿遭受退回後，窮極則變，變而後通；於是乎他那給人話柄的情書一束，在救窮活命的催促下終於問世了。同時，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，他竟然由於那本寶書，傲然的登上了上海文壇；從而，便有人爲他介紹到暨南大學附屬中學去教國文。也許是他興奮過度，他莫名其妙的，公然用他那本寶書（情書一束）做教材；結果給鄭韶覺（洪年）校長發覺，不等到一學期完畢，就給他解了聘。可是，他從此在上海，却不愁生計之無著；北新書局請他編一個刊物，泰東書局請他標點一部書，真個，他竟成爲上海的文壇聞人了。方之我們現在給書店老板用「第一流」名色騙詐讀者，移之于章衣萍，絕對不會不是「貨真價實」；幸而那時沒有買「博士」的風氣，否則，章衣萍，一定會有贈以「情書博士」的榮譽學位的，然而，我相信章衣萍不見得至于那樣的下流無恥。

酒色聲色人以書傳

抗戰前，暨南大學的驅鄭（洪年）學潮裏，章衣萍好像是參與其事？因此，後來他能以一個原來附中的退聘教員，而受聘爲文學院的專任教授

；似乎還兼任院長室祕書，不過爲時並沒多久，沈校長下台後，在真茹，就見不到章衣萍。抗戰期間，他住在成都，聽說是貴爲諸侯座上客；好像他掛上的金質徽章，是鄧錫侯所主口口部的。我在成都會見過他，他對於成都的酒食聲色，頗能頭頭是道。當我在成都勾留近一個月的期間，他爲他安排吃的和玩的處所；許許多多有名的無名的正式菜館，非正式菜館，可說是名菜備嘗的鉅細無遺。說玩呢！由於「天府」藩鎮的流風遺韻；成都的銷金窟，着實是豪華無比，也許是我「坐井觀天」不足語此；可是，衣萍他却有一位自窟中的「彼姝者子」的如夫人；由此，也就可以想見他對於此道的卓有成就了。

吳曙天並無所出，那如夫人却爲「他」生有一個兒子；兩大小原是分地而居，不知是衣萍心存遺棄？還是如夫人不甘屈就？我在成都和衣萍光顧她的香閣時，她已是一株出牆的紅杏；那個兒子仍然是依母而居。我既佩服衣萍的雅量，我也哀悼那位小姐的身世遭遇。吳曙天先衣萍云逝，不久，就有一位華僑小姐接替了吳的「章夫人」名位；而且還添了一個男孩子，不幸身爲人父的衣萍，却不待孩子牙牙學語就離開了人世。衣萍，他無疑是藉着情書一束而爲世人所傳揚的；人以書傳，原可說是文人應有的「光榮」；怎奈，情書一束之爲「書」，似乎又該另當別論。

若然，章衣萍之於情書一束，或者情書一束之於章衣萍；在我們和衣萍稔識的人看來，不禁要在長太息中致其「抑亦大可哀也歟」的感慨。